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丹东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丹 东 传

〔苏〕列万多夫斯基 著
李恩广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5)	☆
一、丹东先生的个人生活 (1759—1788)	(7)	☆
二、自由卫军上尉 (1789.4—9)	(30)	政
三、在革命的区委员会 (1789.10—1790.3)	(48)	治
四、国民、法律、国王 (1790.4—1791.8)	(79)	家
五、把贵族吊到灯柱上去 (1791.9—1792.8)	(117)	卷
六、革命的部长 (1792.8—9)	(157)	
七、在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之间 (1792.9—1793.1)	(196)	☆
八、被战胜的胜利者 (1793.2—6)	(230)	☆
九、我已心力交瘁 (1793.6—11)	(273)	
十、面对面 (1793.11—1794.3)	(299)	
十一、雅各宾党人丹东的死和变容 (1794.4)	(333)	
丹东年谱.....	(348)	

译 序

在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个人命运变幻莫测的年代，乔治·丹东的命运算不上是最悲惨的——尽管他在35岁的人生壮年即血洒断头台，他的命运也称不上是最可悲的——尽管他死在自己曾经的战友罗伯斯庇尔的手上。他幼年丧父，自小性格粗犷，成年后一心到巴黎闯荡，梦想出人头地。他用父亲的遗产买了文凭，利用一个律师情人的钱买了这个律师的职位，他两次娶了年轻、美丽、富有的妻子——第二任妻子年方15岁。他一度作了革命法国的司法部长，执掌政府大权，在党派此起彼伏的倾轧中得以保全自己的地位，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能游刃有余。一度是他攀登仕途的障碍的贫贱出身在革命年代却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他成了巴黎“长裤汉”的英雄和代言人，每当危难关头，他都会到人民中去寻找最强大的支持，直到有一天比他更精于此道的人，走向无可救药的专制的罗伯斯庇尔，没有留给他这个机会。

从现在的眼光看，丹东从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稳健的温和，相对于彻底的共和，他倾向于保留君主——尽管他想立的不是路易十六；相对于处死路易，他更愿意放王室和贵族一条生路。也许，丹东一生当中最不能令后人谅解的行为就是他曾鼓吹所谓“自然边界”论，他成为他之后所有扩张主义者的侵略行径的辩护人。但在那个年代，在连黑格尔都有要为法国大革命欢呼的时刻，受贵族欧洲包围的革命法国，以为全世界的

☆
☆
政
治
家
卷
☆
☆

贫苦人都会欢迎法国人民支持解放他们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本书成于 60 年代的苏联，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及他本人对罗伯斯庇尔的热爱，使他对丹东的描绘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色彩。也许，这正可以让我们在回顾这一曾激励了人类几个世纪的伟大革命的同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化以后的今天。

☆

☆

政

治

家

卷

☆

☆

一、丹东先生的个人生活

(1759 - 1788)

没有开业的律师

夏庞蒂埃老爹从前当过专卖局的官员。当他几乎没还价就花 2 万里弗买下一座破旧的小房子时，家里的人都惊讶不已。莫非这老滑头原先那鹰一般敏锐的眼力已经变昏花？莫非他的嗅觉已经不灵敏？要不就是他在做官时已经捞足了钱，现在可以挥金如土了？……接着人们又听说夏庞蒂埃又拿出 3 万里弗翻修扩建原来的小饭馆。仅仅一年后，看到那金光闪闪的招牌“帕尔纳斯餐馆”和络绎不绝的顾客，持怀疑态度的人才开始有点明白了……

不，弗朗索瓦·夏庞蒂埃可没失算，他的脑袋并没生锈。他只不过和往常一样比自己的亲戚朋友看得稍微远一点罢了。

帕尔纳斯餐馆坐落在科·德·利埃科尔的中心，靠近新桥。这里是处理公务和诉讼事务的中心，卢浮宫、司法宫和夏特莱区都近在咫尺。这就是说，不愁不会顾客如云。事实上也是如此。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经常在夏庞蒂埃这里吃早点和晚餐，法院的职员总在这里喝杯咖啡，律师们则约人在这里洽谈业务。这里还常常有人订办喜宴：过寿、婚娶，或庆祝演说成功，或庆祝打赢官司。还有的人则只是到这里来散散心，聊聊天或玩一局多米诺牌。

☆

☆

政

治

家

卷

☆

☆

在 70 年代，这餐馆已经闻名遐迩，到了 80 年代更是盛极一时。

简而言之，这位过去的稽查员成功地积攒了一笔小小的家产，足够安度晚年了。

应当给夏宠蒂埃老爹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往钱眼里钻的人，他珍惜自己餐馆的声名，努力保持它的荣誉。帕尔纳斯餐室的菜肴花色繁多，收费低廉，服务周到。老爹通常亲自站在柜台旁监督。体态丰盈、看上去风韵犹存的夏宠蒂埃太太总是亲切而庄重地接待每一位顾客。而弗朗索瓦的女儿加布里埃尔的笑靥又是多么甜美啊！有人说，许多客人之所以常来光顾，就是因为她的微笑。至少可以十拿九稳地说，有那么一个青年律师正是如此。他没有一个晚上不到这里来。

餐馆的常客们都认为，这个律师成功的机会等于零。

加布里埃尔光艳照人，又那么富有，有的是条件优越的求婚者。

而坠入情网的律师既丑又穷，看来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前途。

这个律师叫做乔治·雅克·丹东。丹东是不习惯于认输的，只要他下了赌注，那么不管牌怎么样，他都要赢。

在科·德·利埃科尔，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这也难怪，他的外表太惹人注意了。

造物主真会恶作剧，把丑陋和力量都慷慨地赐给了他。

他有一副和提坦神一般魁梧的身躯。短而粗的脖子架着一颗硕大沉重的头颅。他的脸真吓人：方形的脸盘上满是麻子和伤疤，宽宽的腮帮跟猛犬的一样，肥厚的嘴唇被伤痕纠缠变了形，短而宽的鼻子在根部给横拉了一道口子，使得那本已离得很开的眉弓显得更开了，深陷的眼窝把眼睛完全埋没，成了两个黑洞。

可是说来也真怪，丹东的丑相只是乍一看叫人讨厌。那对小眼睛很快就让人看到了，它们炯炯有神，闪烁着快乐的激情。从那划伤的嘴里发出的声音有着美妙的音色和非凡的力量。与年青的提坦交谈不仅使人感到愉快，而且简直令人陶醉。

加布里埃尔不久就对这个不自量的顾客的殷勤作出反应，这使夏宠蒂埃老爹非常之伤心……

他在巴黎生活并不容易。他每天到科·德·利埃科尔的餐馆来并不是因为他钱多。

没有开业的律师，这几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

他白白地在高等法院^①的栅栏边耗费光阴。他跑遍他所认识的事务所也一无所获。唉！他只能后悔自己不该轻易放弃了薪水不多的办事员的差事。维诺先生那里好歹总免费提供一间住房和一顿午饭。可现在……

现在他住在坏话街（这是名符其实的：谁也不说它好话），在俭朴饭馆包伙，这“俭朴”二字确实是他那拮据生活的方针。

现在，经过长期的苦难后，他清楚知道了只有在高等法院或其他机关谋到一个正式的职位，他才可能开业，才可能承接有捞头的业务，换句话说，才会有钱。

当然，为了买到职位，也需要钱，而且数目可观。

在这方面，娶个有钱的妻子可以帮大忙。

当丹东偶然拐进帕尔纳斯餐室，看到美丽的加布里埃尔，并且感觉到他有可能打动她的心时的时候，不难想象他有多高兴了。

① 在革命前的法国，高等法院（巴黎和各省的）是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在穿袍贵族手里。

公正地说，丹东一见到她的黑眼睛就看中她了，确实确实是一见钟情。年青的香槟人立刻就明白，在这里面幸福是与功利揉合在一起的。不应他求，必须行动起来。要快，要坚决。

他深谙世故人情。他从母亲入手做工作。

夏庞蒂埃太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她认为自己不被世人所理解，所重视。她是意大利人，生活在玫瑰色的梦想里，总在怀念那阳光灿烂的故乡。

丹东会意大利语，他一下子就触摸到这个南国女人的脆弱的心弦，并且灵巧地弹拨它。他既能娓娓道来，又能专心听讲，必要时表示一下忠诚和同情。很快地，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母亲认可了女儿的钟情。

对父亲，事情就复杂得多了。

弗朗索瓦·夏庞蒂埃无论如何不能轻率对待择婿问题。他是个有钱人。他的家产将近 25 万。他已经在女儿名下拨了两万现款。这笔钱，更不用说女儿了，将交给谁，为什么，怎能叫你不操心，不权衡呢！

使夏庞蒂埃老爹不安的自然不是乔治外表的丑陋。可怕的是别的。小伙子看上去有点蛮横和自大。听他那口气好象巴黎就在他口袋里装着似的，可是事实上他的口袋空空如也！当然啦，一个没有开业的律师！无家可归的乞儿！从他的衣着和饶舌就可以看出来。不，不行，在没把一切都打听明白、审查清楚之前，休想谈什么正事……

夏庞蒂埃给丹东的家乡写了信，而且走访了他的亲人。他还到过司法官和许多私人事务所。他留心听取人们的评论，向丹东的同事们，甚至他的房东了解情况。

审查的结果虽然没有消除所有的疑虑，但使这位审慎的资产者放心了一些。上帝保佑，小伙子不是乞儿。他的亲人都是受人敬重的人，而且愿意替他担保。在这种背景下，丹东的自

信也受到另眼看待了：这是锐意进取的人的豪迈！夏庞蒂埃这个阅世很深的人对这一点是理解的，也是欣赏的。

总之，乔治·丹东的身世不足以妨碍他与一个首都饭店老板的女儿联姻。

他的身世

乔治·雅克是个爱和人攀谈的人，也喜欢谈论自己。帕尔纳斯餐馆的主人们都知道了他的许多趣事。

1759年10月26日他出生在香槟省的一个小城——奥布河畔阿尔西的近郊。

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畜棚是他的第一个学堂，他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生活知识，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的伤疤也是在这里留的。

乔治非常喜爱他的四条腿的朋友们。他整日整夜地同羊羔和小猪崽泡在一起，细心照料牡牛。有一次，他还只小不点大，和一头公牛顶撞起来——名符其实的顶牛。他虽然侥幸死里逃生，但有几根肋骨被压坍，嘴唇给撕破了，留下了终生的纪念。这事孩子没忘记，也不能饶恕。几年以后，当他长大一些、健壮一些时，便想报复浑账的公牛。这一次的结果是鼻梁被打断。又有一次，他和狂怒的骗猪相斗，差一点没变成残废。

但是，好强的孩子还真幸运。他闯过来了，活下来了，而且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依然那么逞强好胜，但也深深懂得了：不能总是从正面进攻。……

乡村？……畜棚？

☆

☆

政

治

家

卷

☆

☆

爱说话的律师可不喜欢这类话题。他现在的签名都变了，为的是确切无误地暗示自己的贵族出身！

这是出于招揽主顾的愿望而编造出来的假话。事实上乔治·雅克本可以告诉他交谈的对方，300年间他的祖先们的长着老趼的双手如何刨树墩，如何掘松香槟的坚硬的泥土，他们都是老实本份的种田人，是纳税阶层诚实的子孙。乔治的祖父居然能留给他的后人一份不动产，并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靠长年累月的劳动、难得的机遇和农夫的机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丹东这一族的人居然走出了农村。在18世纪后半叶，他们之中已经产生了可敬的资产者、僧侣和司法官吏了。乔治的父亲从法院的民事执行吏逐渐升迁为检察官，而母亲则是承包商的女儿。

乔治排行第四，在他后面还有两个。他几乎记不得父亲雅克·丹东的样子。父亲死的时候，他只有3岁。乔治把赤子之爱全部奉献给了母亲——脆弱的玛丽·玛德伦·卡陆，这份爱是他一生最强烈的感情之一。

故乡香槟，辽阔广大，稀稀落落地点缀着村庄和城镇，水量充沛的河流，无垠无际的森林和平原。这里到处都可以奔跑嬉闹。

小男孩长成了勇士。在学校里，他是打群架的头儿，是头号大力士和游泳健将。在同龄人中他说了算。

而教师们则另有评论……

不断有人向可怜的寡妇玛丽·卡陆告状，可她受一群孩子的拖累，对此只能报以叹息。对这个桀骜不驯的淘气鬼，她有什么办法呢？她的操心事本就够多的了。幸好这时让·雷科丹向她求婚。他经营一家小纺织厂，是个心地善良的、顾家的人。从此这一家孤儿有了雷科丹这位继父。

乔治12岁时勉勉强强小学毕业。毕业那一年几乎是他的

鬼门关。他在奥布河的冰水里游泳着了凉，害了一场大病——肺炎加天花。好不容易总算把孩子护理好了。

1772 年秋，13 岁的丹东给送进特鲁瓦的一所奥拉托利教会办的中学。

奥拉托利教会是个富裕的团体。他们在特鲁瓦拥有两幢大房子，在那里开办了中学、学院和图书室。他们努力向自己的弟子们灌输“精神食粮”，首先是圣训、圣诫和赞美诗。当然，在 18 世纪末，奥拉托利教会办的学校已跟上新的社会潮流，开设了古典历史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法国文学课程。

但是，这里各方面还是保留着宗教精神。

宗教中学的学生必须严守修士纪律，按钟声起床、睡觉，花很多时间做祷告。

这一切很不合酷爱自由的乔治的心意，激起他对教会的憎恨。

他说：“我不能忍受教堂的钟声，如果我长此以往，那这声音将好比是对我敲丧钟。”

乔治在宗教中学一共只呆了一年，终于争取转到普通中学去了。尽管这所中学也归奥拉托利教会管，但这里至少没有那么多可憎的清规戒律。

乔治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学习的。他崇拜普鲁塔克和李维，偷偷阅读拉伯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自学了英语和意大利语。但是读死书让他感到非常烦恼，没完没了的报告、讲座也叫他讨厌。他也没学会写作。因此少年丹东没有步入优秀生的行列。

头一年，他在“良”这一等的学生中名列第四，可是到了毕业的那一年，他在这一等学生中的排名已降到第十二位了。

这位少年勇士在教会学校里感到拘束，不舒心。他的豪爽侠义和组织才能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反抗学校当局的压制，

☆

☆

政

治

家

卷

☆

☆

反击训导员的不公，他随时准备把不满分子联合起来，领导他们。难怪朋友们都称他为“喀提林”，甚至“共和分子”。

可是奇怪的是，他自己一次也不曾被关禁闭或受体罚。

这个时期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乔治的记忆里。

1774年5月10日，“万人敬重的”路易十五由于老年淫荡，不慎染上天花而一命呜呼。对他的死举国上下莫不拍手称快。他是一个卑鄙的人、昏君、淫棍，他的座右铭是“我死之后即使发生大洪水也无妨！”举国上下都恨路易十五。看来佞臣弄权、苛捐杂税、贪官污吏、饥荒的时代也跟着路易十五一道埋葬了。现在，受压迫的农民、穷困的手艺人和被搜刮的资产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新国王身上。他们说，路易十六年轻，富有新思想，没有祖父的缺点，这不，他一掌权就起用杰出的革新派哲学家雅克·雷内·杜尔果。

香槟省可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因为教会的首府兰斯就在这个省的中心。这是一个圣地，历代法国国王都在这里举行加冕典礼。现在新国王也将在这里接受王冠。

加冕日订在1775年6月11日。

在特鲁瓦的奥拉托利教会中学里，迎接庆典的准备工作正顺利进行。

训导员用心构思献给新国王的颂辞。他们强迫学生学习即将举行的庆典的细节，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

乔治腻味透了，他把又厚又重的经书扔到地板上。要象给亨利第几或查理大帝加冕时那么隆重，要倒背如流！见鬼，要认识事物不是靠又臭又长的传说故事，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事实！

他对同学们说：“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反正是要亲眼去见识见识。我要看看国王是怎样给打扮出来的！”

他只向少数几个人说了自己的打算，他们向他保证一定守口如瓶。这些阴谋分子一起筹集了路上吃喝和一点零钱……

据说从特鲁瓦到兰斯不过 30 里。对于健壮的腿、强壮的身体和求知的头脑来说，30 里算不在话下！

兰斯之行使他大开眼界。

这里依然保存着古韵。兰斯大教堂，这座巨大的雕花石砌建筑物多么雄伟！还有那加冕典礼！还有那五光十色的宫廷官员和差不多来自全国的漫不经心的人群！说实在的，好奇的中学

生没被人群挤扁踩碎全仗着他那大力士般的身躯和铁拳。

他在这里看到很多东西，而听到的就更多了。

观众根本不认为有必要隐藏自己的思想感情。由于被拒在教堂门外的众多观众大部分是穷人，于是人群中三言两语的议论也没有什么忠君色彩。不错，也有几个人夸奖年青的国王，对首相杜尔果寄予希望，但抱怀疑态度的人显然占压倒多数。

杜尔果是人民的朋友吗？他取消了谷物法？可是这对谁有利呢？除了富商，还有谁？老百姓除了新的苛捐杂税，还能得到什么呢？老爷们的粮垛不就是这样堆起来的吗？据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杜尔果好象打算取消徭役和均摊捐税负担。但是如果真这样做，那这个哲学家大臣能不象肥皂泡那样破灭吗？难道老爷们会容许他取消农民的徭役、反而把赋税加在自己身上？难道那奥地利女人会容许他损害她的高贵的朋友们？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连国王本人都要对她俯首贴耳！

当由一辆巨大的马车为前导的一长串轻便马车出现时，喧闹声才稍微静下来。

近卫军举枪敬礼。

乔治挤走一个站在第一排的衣衫褴褛的小伙子，站到紧挨着近卫军行列的地方。

☆

☆

政

治

家

卷

☆

☆

一个宫廷内侍从驭手旁边的座位上跳下来，打开车门，然后毕恭毕敬地躬身站到一旁。

一个胖乎乎的青年人重重地踩在踏板上，从马车里滚将出来。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绸子无袖衣，戴着白色的假发，脖子上挂着绶带，上面别着一枚金质大勋章。

人群高喊：“国王万岁！”

路易向大家挥手致意，便向大教堂走去。他那丰满的脸庞显得有点呆笨和忧郁。跟在他后面的是个衣着华贵的年青美貌的女人。她的下唇轻蔑地撇着。

“奥地利女人！”

“赤字夫人！”

人群喧哗着，激动着，很难说这里面是对国王敬爱的成分多呢，还是对王后憎恨的成分多。

路易越来越近了。他走到了和乔治站的位置齐平的地方。国王的目光懒洋洋地滑过浅蓝色的制服，瞬息间停留在年青的外省人那张与众不同的脸上。

随后，国王夫妇消失在教堂阴暗的大门洞里。

是的，一切正是如此。

这是终身难忘的事。

但是，乔治还是没看成加冕仪式。尽管他设法蹭到教堂大门口，但却没法再往前去了：一排近卫军象一堵墙似地挺立在那儿，根本休想穿过这道屏障。乔治踮起脚尖，从人头上望过去。他试了几次，还是毫无结果。圣坛离得太远了。再说也不可能长久地踮着脚尖站着呀。

乔治终于累了，死了心。鞭子打不断斧背，再使劲也是白搭。只好闻着神香那呛人的香气，听着讨厌的钟声，耐心地等着仪式结束。

乔治沮丧地等待着，不时想到一个问题：他跑到这儿来干